

案例研究·纸上计划



近年来学校趋势严重 因为嘉义县大林镇光岩国民小学（姚瑞中摄）

海市蜃楼 *

姚瑞中

本期编者按：姚瑞中自 1990 年起采取类似 DNA 曲线的创作模式，几条路线像绑辫子般相互缠绕，开展出了一条身体政治路线，也必然会触碰到“空间政治”的议题，以档案学方式进行个人式的国土普查，推出了数个以废墟为主的创作计划。自 2010 年起号召学生组成“失落社会档案室”[Lost Society Document]，以一学期时间返回故乡进行摄影踏查与书写，透过田调实践见证现实的能力，专注于公共闲置设施的发掘，至 2016 年已出版五集并披露超过五百件案例，呈现出全球化社会发展的特殊在地现象，借由纪实摄影考据建筑背后的权力运作，在特定历史脉络下所形成的“政治地理学”概念，指向所有废墟都是权力斗争下失败的产物，重击既有的社会体制，质变了废墟影像在其创作甚至艺术行为中的意义，对于台湾之在地现实着实给予了深刻的关怀与想望。

不论是拍摄废墟或蚊子馆，¹ 常常有人问我：“这是艺术吗？艺术为何需要田野调查呢？”我先不谈它是不是艺术的问题，先说田野调查对于当代住在台湾土地上的人民之重要性在哪里？

从教育上来看，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，基本上已有一套既定的逻辑与模式，在升学主义背景之下，造就了多数人只认知文字纪录或某种官方说法，忽略了自己亲

* 口述：姚瑞中 纪录提供：春之文化基金会。
姚瑞中，1969 年生于台北，1994 年毕业于台湾国立艺术学院美术系理论组。摄影是他持续不断的创作方式，无论是单纯的平面影像，或是结合装置的立体陈设。姚瑞中利用影像揭露隐藏于表像下的真实，探讨历史、社会等不同层面的议题；摄影对于姚瑞中，除了具收集个人经验和回忆的记录功能，更肩负改变社会的义务与责任，承载使人警醒、促进社会政治与经济等发展的力量，企盼突破镜头的框界范围，唤起观者对所呈议题的关注与重视。

¹ “蚊子馆”意指耗费巨额公帑建造，但规划不当，无人使用而成为废墟的公共建设。追溯“蚊子馆”是姚瑞中“海市蜃楼”计划的主题（注释 1-4 为本文编者所注）。

眼所见、亲临现场的感动，这种填鸭或功利主义的模式，也形成某种形式上的保守性。另一个问题，我们接收的资讯，除了教育以外，还有很大的来源是媒体，不论是平面、电视或数位媒体，而现在的电视台有上百个频道，不像以前只有老三台，²但观点是否就因此而多元、开放呢？

我发现不论是教育或媒体，倾向用一种垄断式的逻辑思考，刻意排除官方或当权者不愿承认的史观。因此，不论是学校、军队、家庭、政府、企业，都拥有自己的一套档案，透过档案建构自身的价值观、巩固意识型态，以服膺最高指导原则。档案的形式很多，包括文字、声音、图像、影像、物件等等，人民所吸收的档案，大都来自官方说法。官方说蚊子馆只有三十几间，你相信吗？

所以我首先对教育系统并不信任；第二，对媒体存疑；第三，对于官方说法高度保留。因此，在进行民间版的田调行动时，是希望能够透过另一种路径，突破这三方面长期以来的钳制。

我们采取的方式很简单，首先将资讯透明化并公开以产生舆论力量；其次，资讯必须直指核心，不能像政府给的冷冰数据或像学院里的高深理论，要简单明了。蚊子馆集体踏查行动，跟社会行动、艺术行为有本质上的差异，它可能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模糊地带。

行为艺术或艺术行动是一种突破美学自身限制的尝试，譬如突破肉身限制、社会规范，或是艺术家的自溺或自虐，它并非全然奠基于叙事性上，而是某种抽象经验、精神活动甚至超验的探索。而社会行动更直接、更有目的性，必须针对特定事件，进行群众性的抗议以期造成外部压力，让拥有权利者进行改革。

当然在做蚊子馆计划时会有一些压力，有些来自于对自身的质问：“这是艺术吗？”而我也必须反问：“这为何不是艺术？”因为艺术最终目的之一在于解放性，解放各种束缚、艺术型态枷锁的一种途径。那么，画笔是工具，也可能是一道枷锁；画模特儿可以训练写实功力，但也可能限制开拓美学的可能。所以，我希望走出传统美感训练的方式，不是透过画静物、画裸体模特儿去锻炼观察力和创造力，而是借由行动的方式，将自身直接抛置在某处地方去追踪、普查和蹲点。唯有进入环境当中，才有可能发现问题的核心。

透过课程脉络和非正式管道展开普查，看似土法炼钢，却有一种奇妙的动能性。譬如说有一位参与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死忠党员，她要求爸爸开车一起拍摄新竹

² 台湾在戒严时期只有三家公营电视台，包括华视、中视与台视。

县的蚊子馆，爸爸说：“新竹没有蚊子馆！国民党治理得很好！不可能有！”结果那天下午就拍了五个，爸爸脸都绿了讲不出话来。这些过程自然会产生许多类似亲情纠葛或其他心理因素的冲突事件，对学生产生很大的冲击，但并非无助于学生的反思与成长，相反地，往往造成多方面看待事物的观点。

废墟只是一种介面，我其实要拍的并非废墟表象。台湾风行的沙龙式废墟，许多美少女或裸女在废墟里搔首弄姿，但那只是借由废墟与肉体的强烈对比，满足视网膜的愉悦。另一种是将废墟作为寓言载体来谈论末世论。像宋泽莱的小说《废墟台湾》，预言台湾因核灾造成岛内的混乱场景，书中的废墟代表某种毁灭意象，以及我们对未来想像的崩解。

我从前在拍废墟时，并不是很清楚到底在抓些什么，后来才比较确定。不同于有些艺术家透过废墟进行再创造或再想像的工程，我希望透过直观方式来拍摄、纪录现实生活。试图借由档案力量，透过民间版的社会普查，去谈论因为社会变迁、政策失败所形成的产物，它的背后跟政治地缘学有着很强烈的关系。我要谈的不仅是废墟表面，它只是权势斗争的冰山一角，还有十分之九隐藏在海平面下，所以进一步地拍摄、调查蚊子馆，是希望尽量补抓更庞大的十分之九这部份。

目前台湾面临很奇特的处境，一直在透支，用祖产跟未来借贷，造成土地巨大的变动与负荷，包括都市更新、土地开发等，政府将公有地释放给民间本是出于善意，但近年来却联合财团共同剥削更多的老百姓。即便是之前流行的闲置空间再利用，看起来像是历史回访的一部分，但问题是，我们真正回访了什么历史？我们现在到华山、³松烟，⁴只看得到文创商店、餐厅以及咖啡店。台湾目前面对最大问题是，共同记忆慢慢被资本逻辑抽干，历史被拿来公共化、消费化、商品化，但这些都无助于我们认清历史的真相，以及产生行动的力量。

透过拍摄废墟也是在谈论身世，我们为何会被遗忘？透过废墟，我们才有可能拒绝被强迫性的遗忘。而透过摄影普查的采集方法也会碰到伦理学问题，该由谁采集？这是谁的观点？以及技术门槛所造成的权力倾斜，都是我所面临的问题。举例来说，田野采集必须拥有一定的技术，而它背后代表的是位阶、技术与层次的门槛，是主宰受访对象的一种权力，当采访完成后便拥有解说权／再诠释权，若拥有媒体、书籍通路等平台管道，就形成某种影响力。

³ “华山”指“华山文化园区”，以废弃的台北酒厂改建的。

⁴ “松烟”指“松山文化创意园区”，以废弃的松山烟草工厂所改建的。

为什么政府会忌惮我们出版蚊子馆的书籍，也是因为我们所拥有这些技术与通路，但同时我也尽量避免技术上过于权力倾斜的状态，所以在计划执行前会向学生介绍摄影流派与案例，让他们理解自身与对象物的关系，以平等、客观的角度去接触、理解对象物，并透过不断地讨论、拍摄影像、冲出底片的过程，累积一种档案的力量。后续我也希望能让更多人操作，目前正在规划一个APP，里头有全台湾各县市蚊子馆的地点与图档等资料，大家只要拿着手机拍照就可随时上传、更新。这些资料库都会主动寄给政府，代表人民随时都在监督。

台湾现在面临许多问题，回顾近两、三年来，从核废料、能源永续、土地开发、都市更新，到健保、食安、税收、十二年国教的推动、高等教育的浮滥化、假农民泛滥等等，都是很复杂的议题。这也代表民间不能只靠学校所传授的知识，更要花时间以有系统、有步骤的方式，针对单一主题进行长期的深入了解，才能看到真正的问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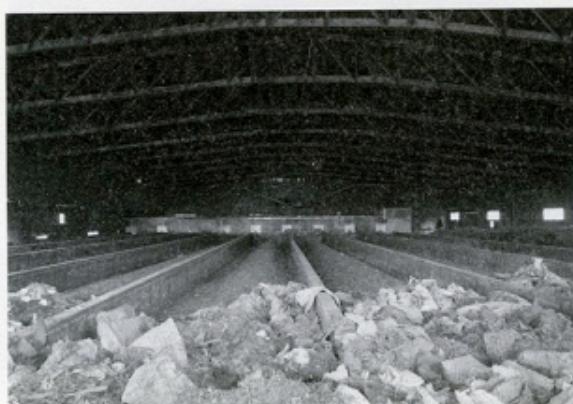
斥资二亿元荒废近二十年的桃园县电通馆（姚瑞中摄）



斥资四千多万元的高雄市南区环保科技园区绿环境馆目前停止营运(夏锦桥摄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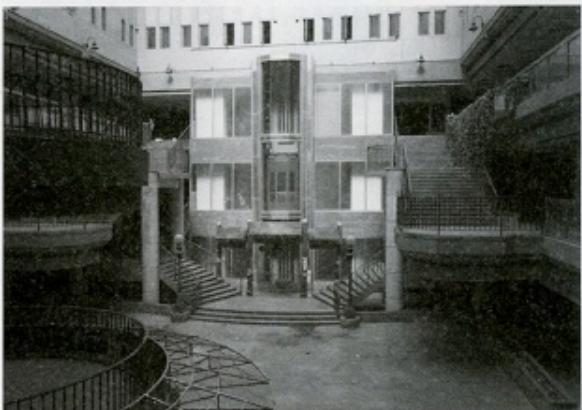
高雄市小港盐湖新村渔港停车场(蔡士翔报)



台中市外埔垃圾堆肥处理示范实验厂建造
经费三亿六千八百万元(姚瑞中摄)



花费二亿元的亚特大桥桥墩（林洁心摄）



花费七亿多元的云林县北港第一公有市场
(姚端中摄)



斥资八千二百多万元的云林县箔子寮
渔港产品直销中心只有一间厂商营业
(许馨匀摄)